

南史

十八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五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仲文子弘遠

仲文

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傳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
 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
 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
 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
 時論稱之服闕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
 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
 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
 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
 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
 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
 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
 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
 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
 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

劉湛

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
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
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
處人後爲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闕爲侍中
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
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膺恐後世難繼及撫軍
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
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
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

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
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
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
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
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荅義恭曰吾
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
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
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
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
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

傳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
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
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
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
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
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
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旣亡曇首
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
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
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
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
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
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
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
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
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
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
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
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
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閤淺上負

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
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
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
道并諸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
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
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
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
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
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
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旣乖豐
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
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
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矣伏甲於室以待
上臨吊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
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黯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
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戎
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
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
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傳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栢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躡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

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計栢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

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

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旣

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
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
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
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
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未
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
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
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
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
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
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仲文爲
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
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
野仲文爲人彊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
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
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
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
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絜反是每以
此見譏領選旣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

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廩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馭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豐旣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

臺制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
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
文了不聽納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
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
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
失相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邪
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
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文帝
猶優遊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
臣畏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

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
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
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
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唯一
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
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
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
道錫驟有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
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
推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

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尚之荅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

通傳二十五

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怕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豐如山

更悅

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

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鬻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爾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

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並以彊學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並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

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具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琛傳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

獲之父煖竝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

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殺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

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聞被劾之始屢相申
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
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
張牧竝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
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
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
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
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
時年百歲餘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
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
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
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
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爲吳郡太守
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
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
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
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
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
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

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負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亂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琛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立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

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傳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際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腳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

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
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
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
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
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
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
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
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
後親剗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
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

南齊書

卷八

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
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
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
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
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祿
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
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
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
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
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

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覬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覬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

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擲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
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
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
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
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
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
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
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
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
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儻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

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故輸
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
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
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
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
良由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譏登格外加倍將以
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
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
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竝皆舊格有關愚
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

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獸
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
公爲損蓋微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
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
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
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
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
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者殆
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
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
官竝惟正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
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
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
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
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
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
能悛竊尋人之多僞寔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
殷重不堪勤劇竒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
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之化宜
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滂務詳寬簡

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間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

興本是堵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尚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七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音即命罷七禁遷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

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僭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爲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

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輶車覆以菴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

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
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
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
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
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
湛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
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
懷姦苟相崇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
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鵠炙
以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
伏無常仲文賄而爲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
郡徵兆於初筮覬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
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
未爲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兄孫顛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五世孫紉

曾孫敷
六世孫摠

玄孫倩
夷弟子智深

江秉之

子謚

羊欣傳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

縣見之書裘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栢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

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
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
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
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即拔欣補右軍
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
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
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
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
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
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
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
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
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
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
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傳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
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
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玨甚知重之
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

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玃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立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立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停制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立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官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立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立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爲解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立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

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
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
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恭嘗
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
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恭玄保常嫌其
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
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
臣無日磬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
帝並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
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恭而何尚之亦雅好
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
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
請曰胤弈碁之妙冠古絕今魏犢犯令以材獲
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
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
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書山湖之禁雖有舊
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燠山封水保爲家利自
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
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

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
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
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與
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
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
是山澤先恒燠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苑及陂
湖江海魚梁鱸蟹場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
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
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
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

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
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
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
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
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
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土人妻
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
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
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
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

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步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傳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

南傳二十六

六

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為右

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
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
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
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
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
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
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
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
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

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才氣寢病歷年上使卧
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
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賜金紫光祿大夫謚
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
鬪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
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阮佃夫王道
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
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
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

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顓聞之曰此讖言也旣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葶苈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怕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顓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于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詵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更其職憲

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卿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為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兗州憲仍留為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南傳二十六

憲叔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竝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竝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

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
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
以三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
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
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
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
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
之又勸張嶷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傳

南傳二十六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
數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
武帝板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栢玄功封南郡州
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
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
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
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
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
卒遺令薄斂蔬蕝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

明筭術爲多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
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
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
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隨王誕爲
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
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
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
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
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
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

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
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
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
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
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
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
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
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
乃爲劭長子偉之婢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
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湛直上省聞叫乃

匿傍小室劬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
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窓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
怒慙孫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
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
郎恁子數

數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
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
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尹陽
丞時素祭為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南傳二六

十二

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數庶祖左母王
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
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
秀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為衛軍重數為人先
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
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郎高
帝即位數以祖母父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
數出繼其叔恁為從祖溥後於是僕射王儉啓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
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

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眷屬
敷宜還本若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敷小兒繼孫
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
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
是敷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豈為豫章內史
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職利武帝遣信
檢覆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
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
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敷好文辭園基
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

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
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
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
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
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今既
以何胤王瑩遠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
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
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傲逢聖時階榮
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
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滌我不得措

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我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數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四百匹子蒨啓遵數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

蒨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

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諫之爲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蒨女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

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曇字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

南傳二十六

一五

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後廬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荅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繫臯木人賦敗船詠竝以自喻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爲戲蒨子紆紆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紆侍疾

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
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
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
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藉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
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
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
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泚故井井水清
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
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
迎主簿紉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義不樂

進仕及父卒紉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乃卒子摠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
元舅吳平突蕭勸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
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
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
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
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
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

績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遊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憇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徃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弱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

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旣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斥之狎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

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
隋爲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
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
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
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
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
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
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
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

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
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
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
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
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
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
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
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
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咲智深素方退

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史

江秉之傳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逋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

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
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
轉在臨海竝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
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
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
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遂之字玄遠頗
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
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
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

乃得出爲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謚
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即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
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右丞兼比部郎
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
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奂重
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
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
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
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奂先不研辯
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答奂又結免贖論

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官軍長史長沙內史行
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
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
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
兖州謚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
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
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
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
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
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

元元年位侍中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
謚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
子出閣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謚尋敕選曰江謚
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謚稱疾不
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不遷
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
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
知之出謚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
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

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甕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盖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揔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

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縱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